

嚴
復著

嚴
幾
道
詩
文
鈔

文
海
出
版
社
印
行

巖
幾
衛
詩

文
鈔
太
華



10/20.17-41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凡例

一在昔鈔錄侯官之文者最先有南昌熊師夏氏（名元鑄字季廉侯官弟子）之嚴氏叢刊山陰徐錫麟氏之嚴侯官文集若國學扶輪社之嚴林合鈔近代八家文鈔中之嚴幾道文鈔其後出者也顧諸本所錄之文少者數首多者亦不過十數首茲編則近五十首較之他本幾增倍蓰

一上列各本大都僅錄侯官譯書諸序或節譯本之文以充篇幅茲編力矯斯病各體具備而論說書序之可以攷見一家學術源流者甄錄尤夥

一侯官之詩出入唐宋造意至新而氣韻自然高古故論當代詩人

者恆以先生與其鄉人陳石遺鄭蘇鐵齊名惟陳鄭皆有專集先生之詩則散見於雜志或各家詩話中搜集至難茲擇其尤雅者載諸下卷分體排比而先生生平之傑作已盡於具

一侯官之辭濁世歸道山也在辛酉九月下旬前數日尙作預祝林畏廬七十一律此詩今載本編以誌先生之絕筆云

一侯官受師友文字之益者莫如吳攀父先生而知侯官之爲人與文者亦以吳先生爲最切是編之末備載吳先生與侯官書七通尤足以覘侯官之所遭及其文章之真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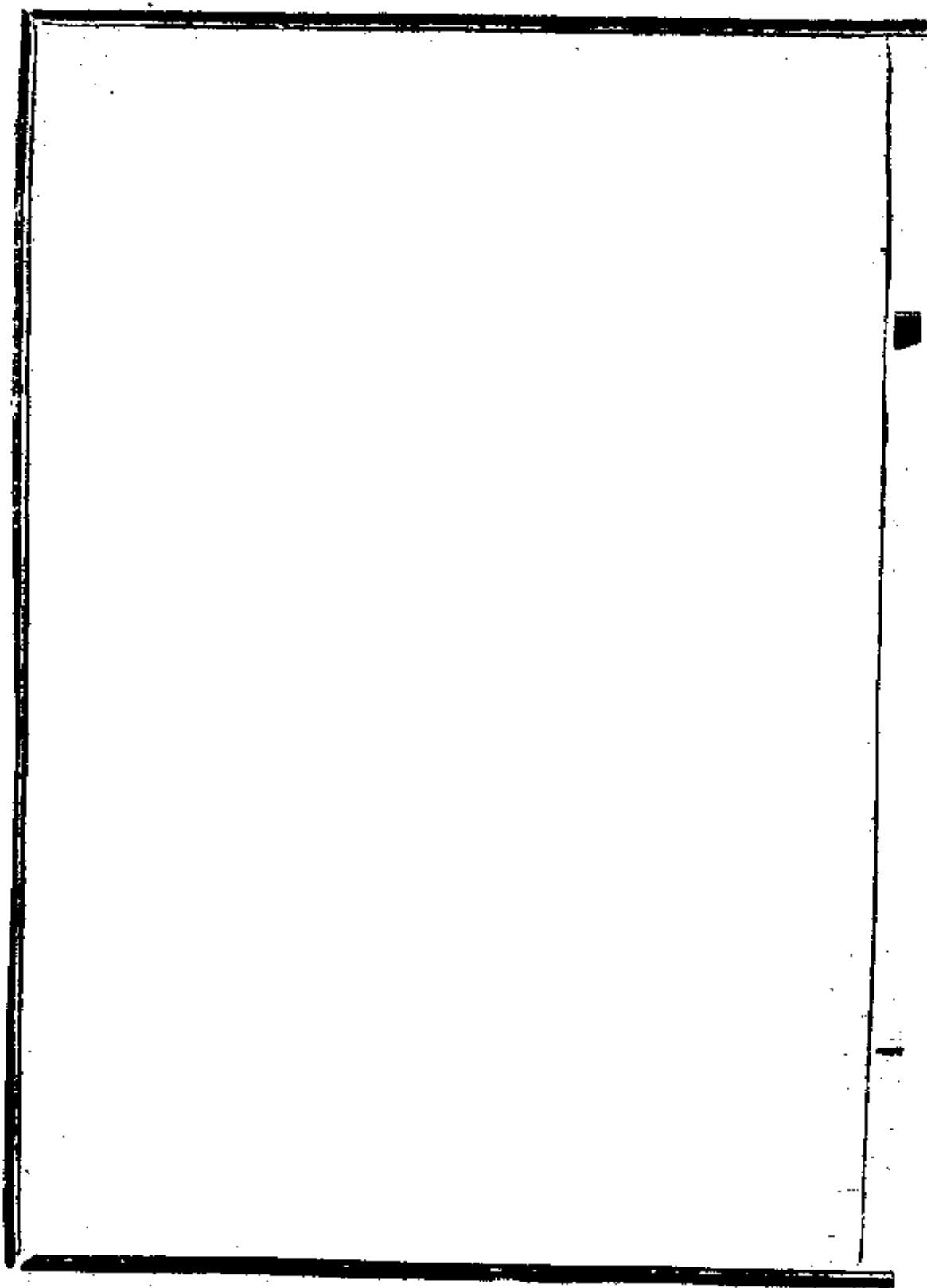
嚴幾道詩文鈔跋

智盡於所學而所學足以利天下此通儒之業也所學足以利天下而天下卒受其利此仁者之任也中外棣通國以多故憂時之士莫不奮矜扼腕慨然出所學以求有利於天下於是切時政之文與夫西方學藝之書經重譯以文中土者幾不可以覲縷計然一平情論之或迂闊不切於用或其詞曠悅百讀而不可通是非其識不足也假楮墨之靈而不能盡祛勢利之見故雖得名於當世而當世不蒙其福也侯官嚴幾道先生所學奄有中西之長又益之以閎通之識哀黃裔之不競懼禹甸之淪胥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羣學肆言諸名著借他山之力喚醒國魂復於天津自創國聞報以評隲時局

然後中夏學者乃知歐美之富彊不在船礮不在工商而在淪智合羣至所謂通儒之業仁人之任者固非淺人所得而妄居也蓋先生爲大哲斯賓塞爾高弟子而以祖國文學請業於桐城吳先生摯父故先生每一文出深入理奧而無閒體勢高峻直摩周秦諸子之壘壘貞金童年讀先生所譯諸書而好之篤庚戌辛亥之交薄游京師得觀先生論政論學諸鉅製畢錄之於簡端十稔已來裒然成冊而輯古今體詩數十章於篇末客秋九月先生已歸道山身後之遺集尙未付諸梓因急出斯編以餉同好夫文詞之愜吾心猶羞饌之適吾口必強天下人之所嗜以同於吾之所嗜是謂大愚然太羹玄酒豹胎鳳髓至味當前乃有人焉揮斥而峻拒之是亦事理之所必無

者也先生往矣而經國救民之精神則不往好學深思之士誠欲知五十年積弱之源中外相通之理國醫補治之方則寥寥一編夫豈可少也哉

壬戌夏日句容蔣貞金太華甫叙



嚴幾道文鈔目錄

第一卷

論世變之亟

原強

主客平議

第二卷

有如三保

保種餘義

保教餘義

救亡決論

論中國教化之退

論中國之阻力與離心力

論中國分黨

第三卷

除楊墨辨

闢韓

論治事治學宜分二途

西學通門徑功用說

詩廬說

政治講義自序

陽明先生集要三種序

涵芬樓古今文鈔序

蒙養鏡序

學生會條規序

西湖遊記序

英文漢語序

英華大詞典序

普通百科大記典序

日本憲法義解序

第四卷

天演論序

羣學肄言序

社會通論序

羣己權界論序

名學淺說序

斯氏計學例言

天津國聞報館啓

國聞報緣起

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

與梁任公論所譯原富書

與管學大臣論版權書

第五卷

上皇帝萬言書

孟德斯鳩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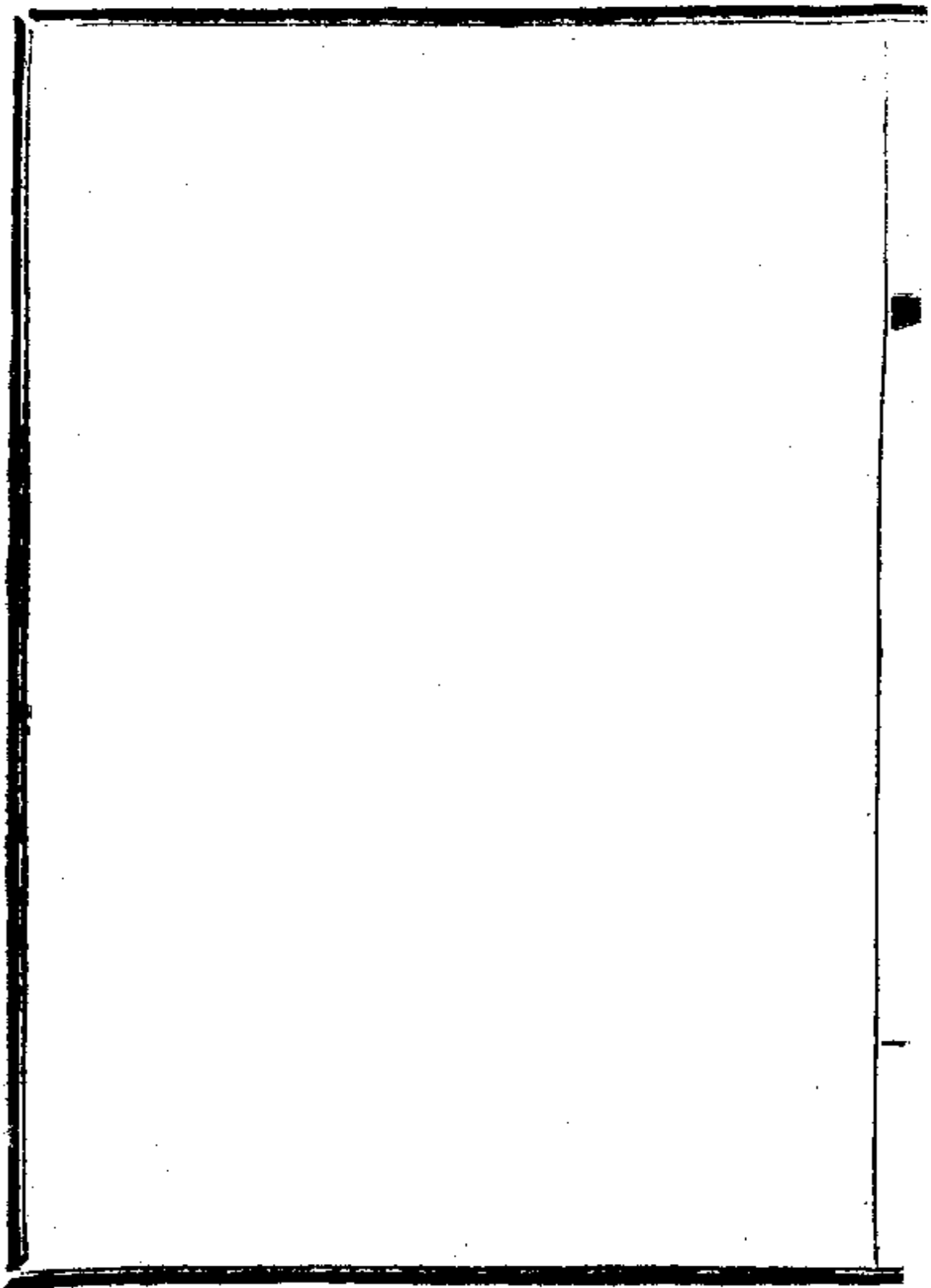
斯密亞丹傳

費鑑清家傳

吳芝瑛女士傳

魏室先生小象贊

祭魏室先生文





一夕之故也哉。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爲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旣盛不可復衰。旣治不可復亂。爲學術致化之極。則蓋我中國聖人之意。以爲吾非不知宇宙之爲盡藏。而人心之靈。苟日開。滄焉其機巧智能。可以馴致於不測也。而吾獨置之而不以爲務者。蓋生民之道。期於相安相養而已。夫天地之物產有限。而生民之嗜欲無窮。孳乳浸多。鑄鑿日廣。此終不足之勢也。物不足則必爭。而爭者人道之大患也。故甯以止足爲教。使各安於樸鄙。顯蒙耕鑿焉。以事其長上。是故春秋大一統。一統者。平爭之大局也。秦之銷兵焚書。其作用蓋亦猶是。降而至於宋。

以來之制科。其防爭尤爲深且遠。取人人尊信之書。使其反覆沈潛。而其道常在。若遠若近。有用無用之際。懸格爲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憂。下愚有或可得之慶。於是舉天下之聖智豪杰。至凡有思慮之倫。吾頓八紘之綱以收之。卽或漏吞舟之魚。而已暴顯斷耆。頽然老矣。尙何能爲推波助瀾之事也哉。嗟乎。此真聖人牢籠天下。平爭泯亂之至術。而民力因之以日蹙。民智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與外國爭。一旦之民命。則聖人計慮之所不及者也。雖然。使至於今。吾爲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來。縮地之飛車不至。則神州之衆。老死不與異族相往來。富者常享其富。貧者常安其貧。明天澤之義。則冠履之分嚴。崇柔讓之教。則囂凌之氛泯。偏災雖繁。有補苴之術。萑苻

雖夥。有剗絕之方。此縱難言。邇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蓋自高穎深目之倫。雜處此結。衽編髮之中。則我四千年文物。聲明已渙然有不終日之慮。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異齊桓公以見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哉。夫與華人言西治。常苦於難言其真。存彼我之見者。弗察事實。輒言中國爲義禮之區。而東西朔南。凡吾王靈所弗屆者。舉爲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識之士。欲一國曉然於彼此之情實。其議論不得不存是非之公。而淺人怙私。常置其譽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聰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與誰何。忠愛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猶古之夷狄也。今之稱

西人者曰。彼善會稽而已。又曰。彼擅機巧而已。不知吾今茲所見。所聞。如汽機。兵械之倫。皆其形下之粗迹。卽所謂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見端。而非命脈之所在。其命脈云何。苟扼要而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僞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爲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願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由。不自由。異耳。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爲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爲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各由。第務令無相侵損而已。侵人自由者。斯爲逆天理。賊人道。其殺人傷人及盜蝕人財物。皆侵人自由之極致也。故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爲此設耳。中國理道。

與西法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謂之相似則可。謂之真同則大不可也。何則。中國恕與絜矩。專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則於及物之中。而實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異。於是羣異叢然以生。粗舉一二言之。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衆譏許。其於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驩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爲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若此之倫。舉有以中國之理。相抗以並存於

兩間。而吾實未敢遽分其優拙也。自勝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國朝。梯航日廣。馬嘉尼之請不行。東印度之師繼至。道咸以降。持驅夷之論者。亦知其必不可行。羣喙稍息。於是不得已而連有廿三口之開。此郭侍郎所謂天地氣機一發不可復遏。士大夫自估其私。求抑遏天地已發之機。未有能勝者也。自蒙觀之。夫豈獨不能勝之而已。蓋未有不反其禍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以禍之發也愈烈。不見夫激水乎。其抑之不下。則其激也不高。不見夫火藥乎。其塞之也不嚴。則其震也不迅。三十年來。禍患頻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機者階之厲乎。且其禍不止此。究吾之黨所爲。蓋不至於滅四千年之文物。而馴致於瓦解土崩。一渙而不復可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智慮所萬不及。

知而聞斯之言。未有不指爲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燄者也。夫爲中國之人民。謂其有自滅同種之爲。所論毋乃太過。雖然。待鄙言之。方西人之初來也。持不義害人之物。而與我構難。此不獨有識所同疾。卽彼都人士。亦至今引爲大詬者也。且中國蒙累朝列聖之庥。幅員之廣遠。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遊其宇者。自以謂橫目豸。而之倫莫我貴也。乃一旦有數萬里外之荒服。島夷鳥言。變面飄然戾止。敏關求通。所請不得。遂爾突我海疆。虜我官宰。甚而至焚燬宮闕。震驚乘輿。當是之時。所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者。力不足耳。謂有人焉。佻佻低首下心。講其事而咨其術。此非病狂無恥之民。不爲是也。是故道咸之間。斥洋務之汗。求驅夷之策者。智雖囿於不知。

術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謂非忠孝節義者徒。殆不可也。然至於今之時。則大異矣。何以言之。蓋謀國之方。莫善於轉禍而爲福。而人臣之罪。莫大於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覩西洋富強之效者。無目者也。謂不講富強而中國自可以安。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謂用西洋之術無俟於通達時務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爲此。然則印纓綬若之徒。其必矯尾厲角。而與天地之機爲難者。其用心蓋可見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甯視其國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貴。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尙不可知。卽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輩志得。而自退處無權勢之地乎。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知。故其端起於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禍可

至以亡國滅種。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觀之。僕之前言。過乎否耶。噫。今日倭禍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調集。此何爲者。此其事尙待深言也哉。尙忍深言也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又曰。瞻烏靡止。心搖意鬱。聊復云云。知我罪我。聽之明達諸公。

原強

今之扼腕奮矜。講西學。譚洋務者。亦知近五十年來。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遠之可以經國利民之一大事乎。達爾文者。英之講動植之學者也。承其家學。少之時。周歷寰瀛。凡殊品詭質之草木禽魚。褒集甚富。窮精眇慮。垂數十年而著一書。曰物種探原。自其書出。歐美二州。幾於家有其書。而泰西之學術政教。一時斐變。論

者謂達氏之學。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於奈端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虛言。其書謂物類繁殊。始惟一本。其降而日異者。大抵以牽天繫地之不同。與夫生理之常趨於微異。洎原遠流分。遂闊絕相懸。不可復一。然而此皆後天之事。因夫自然馴致。如是而非太始生理之本然也。其書之二篇爲尤著。西洋綴聞之士皆能言之。談理之家。撫爲口實。其一篇曰物競。又其一曰天擇。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於世。樊然並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爲構。民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羣與羣爭。弱者常爲強肉。愚者常爲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彊忍魁桀。趨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此其爲爭也。

不必爪牙用而殺伐行也。習於安者使之爲勞，狃於山者使之居澤。以是。以與其習於勞，狃於澤者爭將不數傳而其種盡矣。物競之事如是而已。是故每有大古最繁之種，風氣趨革，越數百年數千年，消磨歇絕。至於靡有子遺。如辨學家之古禽古獸是已。動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動物之類也。達氏總有生之物，標其宗旨，論其大凡如此。至於證闡明確，犖然有當於人心，則非親見其書者莫能信也。此所謂以天演之學言生物之道者也。斯賓塞爾者，亦英產也。與達氏同時，其書於達氏之物種探原爲早出，則宗天演之術，以大闡人倫治化之事，號其學曰羣學。猶荀卿言人之貴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故曰羣學。凡民相生相養，易事通功，推以至於刑政禮樂之大，皆

自能羣之性以生。又用近今格致之理術以發。理修齊治平之事。精深微妙。繁富奧殫。其論一事。持一說。必根據理極。引其端於至真之原。究其極於不遁之效。於五洲殊種。由狃榛蠻夷。以至著號開明之國。揮斥旁推。什九罄盡。而於一國盛衰強弱之故。民德醇漓合衰之由。則尤三致意焉。殫畢生之精力。五十年而著述之。爭始。其宗旨盡於第一書。名曰第一義。諦通天地人禽獸昆蟲草木以爲言。以求其會通之理。始於一氣。演成萬物。繼乃論生學心學之理。而要其歸於羣學焉。夫亦可謂美備也已。斯賓塞爾全書而外。雜著無慮數十篇。而明民論勸學篇二者爲最著。明民論者。言教人之術也。勸學篇者。勉人治羣學之書也。其教人也。以溶智慧。練體力。厲德行。三者爲

之。綱。其。勉。人。治。羣。學。者。意。則。謂。天。下。沿。流。討。原。執。因。責。果。之。事。惟。羣。學。爲。最。難。非。不。素。講。者。之。所。得。與。故。有。國。家。者。其。施。一。政。著。一。令。本。以。救。弊。防。民。也。而。其。究。也。所。期。者。每。或。不。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至。夫。歷。時。久。而。轉。相。因。其。利。害。遷。流。有。不。可。究。詰。者。格。致。之。事。不。先。偏。頗。之。私。未。盡。生。心。害。政。未。有。不。貽。害。家。國。者。也。是。故。欲。爲。羣。學。必。先。有。事。於。諸。學。焉。不。爲。數。學。名。學。則。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數。也。不。爲。力。學。質。學。則。不。足。以。審。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名。數。力。質。四。者。之。學。已。治。矣。然。吾。心。之。用。猶。僅。察。於。寡。而。或。熒。於。紛。僅。察。於。近。而。或。迷。於。遠。也。故。必。廣。之。以。天。地。二。學。焉。蓋。於。名。數。得。萬。物。之。成。法。力。質。得。化。機。之。殊。能。尤。必。藉。天。地。二。學。各。合。而。觀。之。而。後。

有以見物化之成跡。名數虛於天地。徵其實力。質分於天地。會其全。夫而後有以知成物之悠久。雜物之博大。與夫化物之蕃變也。雖然。於羣學猶未也。蓋羣者人之積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機。則必治生學。欲知感應之妙。則必治心學。夫而後乃可以及羣學也。且一羣之成。其體用功能無異。生物之一體。小大判而官治相準。知吾身之所以生。則知羣之所以立矣。知壽命之所以彌永。則知國脈之所以靈長矣。一身之內。形神相資。一羣之中。力德相備。身貴自由。國貴自主。生之與羣相似如此。此其故無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故學問之事。以羣學爲要歸。唯羣學明而後知治亂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齊治平之功於乎。此真大人之學矣。不觀於坊者之爲牆。

乎。與之一成之磚。堅而廉。平而正。火候得而大小若一。則無待泥水灰黏之用。不旋踵而數仞之牆成矣。由是以衛風雨。捍室家。雖資之數百年可也。使其爲磚也。嶽嶽嵒缺。小大不均。則雖遇至巧之工。亦僅能版以築之。成一糞土之牆而已矣。廉隅堅絜。持久不敗。必不能也。此凡積聚之事。莫不如此。唯其單也。爲有法之形。則其總也。成有制之聚。然此猶人之所爲也。唯天生物。亦莫不然。化學原質。自然結晶。其形製之窮巧極工。殆難思議。其形雖大小不同。而其爲一晶之所積而成形。則雖折之至微。至於莫破。其晶之積面隅幕。無不似也。然此猶是金石之類而已。夫其動植之倫。近代學者。皆知太初質。房爲生之始。其含生蕃變之倫。皆於此而已具。但其事甚曠。難與未嘗

學者談而其本單之法性情以爲其總之形法性情欲論其合先考
 其分則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亘天壤不刊之大例也夫如是則一種
 之所以彊一羣之所以立斷可識矣蓋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
 莫不視此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之彊三曰德行仁義
 之彊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
 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
 也反是而觀夫苟其民契需恂愁各奮其私則其羣將渙以將渙之
 羣而與鷙悍多智愛國保種之民遇小則虜辱大則滅亡此不必干
 戈用而殺伐行也磨滅潰敗出於自然載籍所傳已不知凡幾而未
 有文字之先則更不知凡幾者是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